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二

新紀太簡

新唐書本紀較舊書減去十之七可謂簡極矣意欲倣班陳范也夫文曰趨緐勢也作者當隨時變通不可泥古紀唐而以班陳范之筆行之於情事必有所不盡邵遠平謂本紀出廬陵手自一二行幸除拜之外紀載寥寥是矣而其尤不滿人意者盡削詔令不登獨不思班紀猶多全載詔令而唐紀反無詔令惡

乎可且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全削詔令是記動不記言也德宗出奔奉天全賴陸贄草詔罪己以激厲將士而新紀盡削不載贄本傳載奏議甚詳而詔令不便入之所謂武人悍卒感動流涕者竟不一見於史此其失也舊書所載雖少然尚存其略

邵經邦謂新紀一意删削并春夏秋冬亦皆無存予攷之誠然不覺失笑新書之以簡勝全部皆然本紀尤甚春夏秋冬特一字耳猶不肯存其删削可云箅無遺策矣雖曰仿班其實西漢十三帝不過二百年唐則二十帝三百年而班紀十二卷內有一卷分爲

上下者實十三卷共一百三十二葉新唐紀十卷共一百五十八葉校其字數新唐增多於漢紀無幾然則紀漢事反詳紀唐事反簡惡乎可又班紀每一帝各爲一贊新唐紀每數帝共一贊矯枉過正矣

高祖高宗獨書字

舊紀各帝皆無字而新書於高祖高宗二帝獨書其字但二十帝之中只此二帝有字反覺不倫攷前史馬班於漢紀惟高帝書字而無諱餘則諱與字皆不書馬班漢臣故也餘史則皆書諱書字舊唐之無字以其無考耳新書獨書兩帝字則自亂其例矣

大光孝

舊高祖紀云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下大字近本從沈炳震新添原本無

七世

舊紀高祖涼武昭王暠七代孫也暠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錫皇祖諱虎皇考諱昞云云新紀則云七世祖暠暠生歆云云至天錫以下則直言生虎虎生昞昞生高祖云云不言皇祖皇考劉昫以唐爲本朝故也而天錫新紀又改爲天賜要其所謂七代祖七世孫者皆離己身而數之順推則自暠至昞

逆推則自昞至昺爲七世

舊云虎後衛左僕射衛當作魏又昞武德初追尊元皇帝陵曰興寧寧當作陵二處原本誤並同

舊書避唐諱

舊書避唐諱凡丙皆作景新書則不諱近本舊書亦作丙者因聞人氏原本係後人所改惟則天皇后紀一卷作丙者是其原文尚不避唐諱故存之以著其實

武德改元不提行

新舊高祖紀於隋義寧元年二年及唐武德元年皆

不提行直至武德二年方提行皆非也考前史之例三國魏武帝紀於漢紀年皆逐年提行晉書宣帝景帝文帝紀於魏紀年皆逐年提行至魏文帝晉武帝則其改元元年更無不提行者此於隋號不提行尚可而武德元年不提行則大非

不提行皆仍原本而原本則武德二年三年六年亦皆不提行尤誤近本改正

酅國公薨

舊紀武德二年五月己卯酅國公薨追崇為隋帝諡曰恭隋書本紀同而新紀作八月丁酉當从舊書酅

國公即高祖所立代王侑也并孝多亦遇弒準例當綴以唐志也方是通鑑不書其蒙此等大事而亦遺漏此疏略之甚者

軍于蒲州

舊紀十月乙卯討劉武周軍于蒲州當作以討劉武周幸蒲州

懷戌賊帥

舊紀武德三年十月庚子懷戌賊帥高開道遣使降原本同懷戌校本作懷戎是

擒竇建德降王世充

武德四年擒竇建德降王世充斬建德赦世充而流之所書曰新舊兩紀多參差不合大約書中如此者甚多蓋新書務多改舊書以爲功如此類今亦不能定其孰爲是非惟舊云斬竇建德於市流王世充於蜀未發爲讎人所害書法極是宜仍之新乃改爲竇建德伏誅而世充之死略去不書建德但當云斬于市不必云伏誅世充之死何以不見於紀舊是新非也

建德討宇文化及能爲義衆得人心又盡收河北山東地勢極强唐所最忌世充據東都雖於唐爲心腹

猋然闒茸下材無得天下理其首僭大號弒皇泰主
惡十倍於建德唐一斬之一赦之皆出私意而新書
書法殊不可解

據滏反焚都督

舊紀武德四年七月建德餘黨劉黑闥據滏反滏下
校本有南字十一月焚都督紫微宮云云都督校本
作東都並當從之原本誤同

舊宅

舊紀武德六年夏四月已未舊宅改爲通義宮舊上
校本有幸字是原本脫同

廢浮屠老子法

新紀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六月丁巳復浮屠老子法案舊紀四月作五月而云以京師寺觀不甚清淨詔曰云云以下全載詔文繹其詞乃極讚釋迦闡教之妙因末代猥賤之侶不遵其法欲沙汰之故下此詔末言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者有闕不堪供養者並令罷遣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天下諸州各留一所觀此詔文何嘗欲盡廢其法乎而載畢詔文之下乃又綴云事竟

不行然則此詔為虛下矣又何嘗既廢而旋復乎若
欲存其實當如舊書若欲改而從簡則當云詔沙汰
僧道既而不果方合事實又不然則竟刪去此一條
可也歐陽子竟改易就已意以見其能不沿襲前人
何哉戒行之下者字衍

高祖年七十一

新紀武德九年六月癸亥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八
月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
安宮九年五月崩於垂拱前殿年七十一案皇太子
即皇帝位之下據舊紀有尊帝為太上皇一句年七

十一舊作七十皆當從舊

新書盡黜舊書論贊

司馬氏於紀傳世家每篇綴以評斷此論體也班氏因之乃不稱論稱贊范氏則每篇並用兩體論無韻贊有韻而且整比其句槩作四言范氏是也以後史家多遵之而舊唐亦然宋人復班式以散文呼贊舊論不過文法排儷稍嫌板實然評斷精確自足傳之久遠新贊盡黜舊文鶩空凌虛自成偉議欲以高情遠識含跨前人於高祖不說高祖美惡而統言三百年大勢此脫題文章也太宗亦不甚著題轉尙論三

代諸君高宗則借周幽王爲波瀾此題外生枝也中宗睿宗舊雖作一卷然仍各論新乃并中宗於武后睿宗於元宗各其爲一贊武后中宗則先泛說武后之入紀合春秋書法而中宗直以駕空了之睿宗元宗則但說元宗而直略過睿宗置之不議其行文多入語助好用嗚呼故爲紆回頓挫俯仰揖讓之態其末輒作複句云可謂難哉可不愼哉層見疊出一唱三嘆欲使讀者咀之有餘味悠然自得其意於言外此皆宋人所以求勝舊書者也竊其意恨不得盡改舊書爲快但紀傳實事有不能盡改者耳一遇論贊

遂奮筆全易之幸舊書未致泯滅今日平心觀之舊
書何可廢邪
舊贊雖於本事無益然衍釋其義諸之以韻讀之覺
文意顯暢要自可存毅然廢之亦爲鹵莽
徐召宗
舊太宗紀武德四年太宗圍王世充杜伏威遣將陳
正通徐召宗來會召原本同校本作紹
破竇王誤字
建德陳兵汜水世充將郭士衡陣於其南建德列陣
至午兵逡巡斂退太宗揮幡而入士衡當作士衡斂

當作欲揮當作纒原本誤並同

世民不偏諱

舊紀太宗爲皇太子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兩字兼避廢闕已多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後高宗即位有司奏亦云先帝二名禮不偏諱然太宗雖有是令終唐世未嘗行也

高元禮

貞觀二年七月詔武牙郎將高元禮協契宇文化及搆成弒逆除名流嶺表新舊太宗紀並作高元禮攷

隋書煬帝紀及通鑑第一百八十五卷虎賁郎將元禮與司馬德戡裴虔通同弒帝無所謂高元禮者高字衍下文貞觀七年正月禁錮宇文化及等詔仍作元禮

小人大人

舊紀太宗語侍臣以人君不可數赦而云夫小人者大人之賊二人並當作仁

烏海

舊紀貞觀九年五月李靖破吐谷渾於烏海追奔至烏海原本同上烏海校本作烏縣

中潭

舊紀貞觀十一年九月毀河陽中潭潭新作潭是

發襄城宮

舊紀貞觀十四年八月作襄城宮十五年三月戊申幸襄城宮庚午發襄城宮新無發襄城宮一條校者改發爲廢愚謂作發作廢皆無理未詳

葬隋恭帝

新紀貞觀十七年六月壬辰葬隋恭帝舊紀壬辰作壬午葬上有改字恭帝薨於武德二年五月其薨以弑自不成葬然唐人之意方急急欲了此一宗公案

自嘗渴葬必無不葬直遲至二三十年後始葬者改字不可刪新書惟務刪削而不當如此

臨渝

貞觀十九年伐高麗十月班師入臨渝關新舊略同渝㳄水名今為縣渝作榆屬永平府

封皇孫忠

貞觀二十年八月甲子封皇孫為陳王皇孫脫其名當從新紀增忠字忠高宗長子後立為太子從武后意廢之又賜死

左丘明等

舊紀貞觀二十一年二月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太學配享宣尼廟堂新紀不載子夏或尊稱之不敢呼其名若康成子慎輔嗣元凱四人獨字而不名不知何意用其書者劉向不知所用何書皆未詳又新紀於貞觀十四年二月求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焯劉炫之後則書之於左丘明等配享反不書其去取誠不可

解

諸臣或卒或薨

舊紀于諸臣之卒或書卒或書薨隨便書之無義例新紀槩書薨爲畫一然舊紀皆書其官新則皆去之舊是新非也新紀殺某人或官或不官或云有罪伏誅或云伏誅如貞觀十七年四月書漢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誅十九年五月書遼東道行軍總管張君乂有罪伏誅十二月書殺劉洎二十二年七月書殺華州刺史李君羨其義例之參錯不一皆不可解

平事訶黎

舊紀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大理寺置平事十員平校本作評又閏月執龜茲王訶黎布失畢黎作梨二十三年同

太宗年

舊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上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二新紀作五十三唐會要與舊同新誤吳縝糾謬謂止五十歲尤非是

太宗從善如流

太宗之美莫大於納諫舊紀史臣稱其從善如流最當新贊一字不及非也

贈當作賜

舊高宗紀即位之九月丙寅贈太尉梁國公元齡贈司徒原本同上贈當作賜

高季輔爲侍郎

舊紀永徽二年八月己巳侍中燕國公于志寧爲尚書左僕射侍中兼刑部尚書北平縣公張行成爲尚書右僕射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蓨縣公高季輔爲侍郎案新紀行成爲右非左季輔爲侍中非侍郎新是舊非也

旅賁郎

舊紀永徽三年七月立陳王忠爲皇太子九月改諸率府中郎將爲旅賁郎以避太子名旅賁郎下脫將字

總管七十餘人

舊紀永徽五年八月大理奏決死囚總管七十餘人總管校本作總有七十作七千七千餘人言其多

顯慶元年

史法紀年以後改者爲定新書高宗紀顯慶元年正月廢皇太子爲梁王立代王宏爲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通鑑第二百卷略同而舊紀於是年乃仍書永

撤七年且改元在正月舊號之存者特旬日而已乃猶系舊號其明年直書二年使顯慶之元不見於提行之始此舊書之不如新書者後倣此

龍朔三年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正月月一日爲麟德元年此下即連書春正月甲子云云竟以兩年事併合接叙不復分析尤大非當於麟德元年下提行再書麟德元年然後接春正月云云新紀提行起是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壬申改爲乾封元年然則是年麟德之號用之僅四日耳而仍冠以麟德此舊紀之尤大謬者

改明年爲某號元年則本年年不必書新號改某號幾年爲某號元年則本年正月卽應書新號

改昬葉宮

舊紀顯慶二年十二月改昬葉宮原本同校本宮作字以意揣之必是以昬字之上民字葉字之中世字犯諱故改昬从氏改葉从卅校本是

李友益流巂州

舊紀顯慶三年十一月中書侍郎李友益除名配流巂州原本同校本作峯州

張九齡

舊紀顯慶四年二月策試舉人郭待封張九齡居上第九齡原本同校本作昌齡

龍朔三年詔

舊紀龍朔三年二月庚戌詔曰天德施生陽和在節言念幽圄載惻分宵雖復每有哀矜猶恐未免枉濫在京繫囚應流死者每日將二十人過於是親自臨問多所原宥云云過下似有脫文

逐使

舊紀高麗莫離支蓋蘇文死其子男生繼其父位爲其弟男建所逐使使當作死

右中護

舊紀大司憲兼檢校右中護劉仁軌兼右相檢校右中護上右當作左

梁州都督

舊紀總章三年八月梁州都督趙王福薨梁州上原本有王字衍近本去校本作管

崔知温卒

舊紀永隆二年八月丁亥戸部尚書崔知温卒案下文永淳元年有上詔參知政事崔知温曰云云後永淳二年三月癸丑又書中書令崔知温卒新紀知温

夢於宏道元年三月癸丑者卽永淳二年是年十二月改元舊紀例用前號新紀例用後改故也舊無知溫傳新傳則云永隆初同門下三品兼修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要之舊紀前一條必衍文當從新書

貞觀殿

新紀宏道元年十二月丁巳皇帝崩於貞觀殿舊作貞觀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三

武后居洛不歸長安

通鑑第二百卷於永徽六年即書武后殺王皇后蕭淑妃數見爲祟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此乃終言後事耳高宗之世在長安時多居洛陽時少安得遂云不歸長安乎若高宗崩武后篡位後則二十年間直至其死皆在洛陽觀新舊武后紀自明惟長安元年十月至京師至三年十月仍還洛中宗復辟仍

居洛洛本東都武氏居之改名神都直至武氏歿後
神龍二年十月中宗方還京師自此以下仍定居關
中此事乃紀中眷目最爲要緊舊書中宗紀詳明新
紀但一書至自東都而已太略幾令讀者茫然不解
所謂
舊紀於武后崩下神龍二年正月書中宗䕶則天靈
駕還京此下三月書戶部尚書蘇瓌爲京留守者將
還洛故置留守也其下七月書前左散騎常侍李懷
遠爲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東都留守其下
九月書詐白馬寺又其下則書冬十月已卯車駕還

京師戊戌至自東都十一月乙巳大赦天下行從文武官賜勳一轉改河南爲合宮洛陽爲永昌云云李懷遠爲東都留守者將還京也白馬寺在洛陽也大赦者爲還京也改河南等名者自此不復居洛故也然則是年護靈還京之後仍至洛舊紀失書此一節尙恨其太畧都邑之遷徙車駕廵幸之所在乃史中最要語不厭其詳至新紀盡削之則冭矣新紀於五月書庚申葬則天大聖皇后然則是年中宗葢以葬後赴洛舊紀漏去此條亦非

諸武不書姓

舊書於武后紀凡諸武如攸暨攸寧三思承嗣懿宗延秀之類多不書姓其意若以革唐命改國號周則武爲國姓故不書姓以紀實也新紀無不書姓者凡史家之例於宗室不書姓當從舊書不書武姓以著其篡位之實然新書太宗紀於宗室或書姓或不書姓其例本亂見吳縝新唐書糾謬第十五卷不獨武后紀失之

杜景儉

舊紀長壽三年五月改元延載八月左肅政御史中丞楊再思爲鸞臺侍郎洛川司馬杜景儉爲鳳閣侍

郎仍並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蕭政下新有臺字此脫中丞新作大夫洛川新作洛州是此誤景儉爲鳳閣侍郎爲新作檢校檢校與爲不同下文神功元年十月景儉方爲鳳閣侍郎則此時乃始檢校耳亦當从新至景儉新作景佺下文證聖元年一月杜景儉左授刺史及神功元年十月所書杜景儉新皆作景佺則未知孰是聖歷元年七月書杜景佺罷則舊紀無之又考睿宗紀延和元年六月庚申幽州都督孫儉與奚首領李大輔戰於硎山新書作孫佺似儉必當作佺者不可解庚申新作甲子此等甚多今不悉出

舊書杜景儉傳在第四十卷新書杜景佺傳在第四十一卷各有所據絕非傳寫之訛

豆盧欽望等左授

舊紀證聖元年一月戊子豆盧欽望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並左授趙鄜集綏等州刺史新紀則云貶豆盧欽望爲趙州刺史韋巨源鄜州刺史杜景佺溱州刺史蘇味道集州刺史陸元方綏州刺史舊紀於上則總書諸人名于下則總書諸州名意欲省文而牽率殊甚不成文法自不如新紀一一書之爲皆況人名有五州名僅四明係脫落此舊書之遠不

如新書者僅徐亙異已見上

萬歲登封元年脫誤

萬歲登封元年臘月洛州百姓給復二年登封告成縣三年原本誤以給復句絕以二年提行另起沈氏攷證已言之其實登封告成縣三年七字原本亦誤脫近本乃據新書補入又四月改元萬歲通天五月契丹首領松漠都督李盡忠與其妻兄孫萬榮反嫣新作歸又嫣誠州刺史又右金吾大將張元遇討李盡忠將下新有軍字皆當從新

李盡忠事新紀誤

新紀於萬歲通天元年五月既書李盡忠孫萬榮反叛事其下神功元年三月即書王孝傑及孫萬斬戰于東硤石谷云云攷之舊紀則二人反後即書改其名盡忠爲盡滅萬榮爲萬斬矣繼又書李盡滅死其黨孫萬斬代領其衆矣故於其下遂書王孝傑與孫萬斬戰于硤石谷云云今新紀删去改名事而突然忽書爲萬斬直令讀者茫然不知何人且本爲主者李盡滅也新紀又删去盡滅死事乃忽然道之而單入萬斬事可乎皆當從舊

李昭德來俊臣書法

舊紀萬歲通天二年六月內史李昭德司業少卿來
俊臣以罪伏誅昭德以才結知於武后因以沮止立
武承嗣爲太子之事忠謀與狄仁傑無異挫抑酷吏
平反寃獄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並惜鄧注嫉而彈
劾之皆小人耳新書傳贊雖深許其忠而亦貶其進
不以道葢因昭德嘗爲薛懷義行軍長史之故懷義
旣爲將昭德奉朝命爲其屬亦不得已且安知非用
權以濟其忠乎此事舊傳無之新書之論頗嫌太刻
綜計昭德生平但有純忠爲俊臣誣告寃死此有何
罪乃與俊臣同書以罪伏誅乎但此意作者非不知

之因惡俊臣欲書其有罪而昭德與之同日亦書之不能分與只得一并牽入此舛謬之尤者新書則云六月丁卯殺監察御史李昭德司僕少卿來俊臣當從新書舊書此事無日而新作丁卯必別有據攷本傳昭德先曾爲內史而此時則自貶南賓尉後復入爲監察御史非內史俊臣是司僕少卿通鑑同胡三省注光宅改大僕爲司僕非司業舊書皆非是當以新書爲正通鑑書此事但平平叙述各書其官採史家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云云則二人一枉亦一伏罪千載而下自是顯然別白即今讀者展卷之下孰不一痛

之一快之乎此眞叙事良法可以翼贊天命天討之權者也趙師淵取通鑑而離析之若者爲綱若者爲目其目無加於通鑑反益之誤而綱則褒貶予奪自謂直接孔子之作春秋矣忽遇忠奸同時棄市事而其書法遂窮彼例無罪者書殺某官某人有罪者去其官而書某人伏誅昭德俊臣事若書周殺監察御史李昭德來俊臣伏誅不可也於是綱中削昭德不書獨書周來俊臣伏誅以昭德之奇冤何不具官書殺以著武氏之淫刑而乃但於目中附見如此則何貴乎有綱不如仍通鑑舊貫之妙矣春秋書法去聖

久遠難以揣測學者但當闕疑不必强解惟攷其事實可耳況乃欲擬其筆削不已僭乎究之是非千載炳著原無須書生筆底予奪若因弄筆反令事實不明豈不兩失之師淵倚朱子以自名朱子亦漫假借之而後人遂尊信之尹起莘輩又附和之其謬不可勝摘今不欲饒舌聊一見之

突厥寇邊

新紀聖歷元年八月突厥寇邊戊子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降于突厥寇邊攷舊紀是年七月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突厥納默啜女爲妃遣右豹韜大將軍閻

知微攝春官尙書赴虜延八月突厥默啜以延秀非唐室諸王乃囚於別所率衆與閻知微入寇嬀檀等州云云舊紀應於囚於別所之下補一句云知微降於突厥方更完備然云與知微入寇則其降可知尙無大礙按其文義事迹固了然也新紀則但圖簡省而刪削不當絶非當時實事據文當先言知微降後言突厥寇邊倒其次謬一不載延秀往納女知微出使忽書知微降使人茫然不解知微何以出降突厥何以入寇謬二複書寇邊其前一條明係衍文下又脫去突厥二字謬三

九月日蝕

舊紀長安二年秋九月乙丑日有蝕之校本改七月案新書本紀天文志皆與此同作九月校改非也

朱敬則官脫字

舊紀長安三年九月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鸞臺平章事鳳上脫同字

是日

長安四年十一月自九月至於是日夜陰晦大雨雪都中人有饑凍死者是日當作是月新不載此事

神龍元年脫誤

舊中宗紀神龍元年正月張易之昌宗反反上脫謀字又皇太子監國下鳳閣侍郎韋承慶正諫大夫房融司禮卿韋慶等下獄韋慶當作崔慶因韋承慶而誤其下文韋承慶貶高要尉房融配流欽州房融配流之下脫去高州崔慶配流六字又韓王元嘉等無允嗣者聽取親爲後詔九品已上及集朝使極言得失親上脫近字集朝當作朝集

斬默啜者封

舊紀二年十二月募能斬默啜者封授諸大衛大將軍封下脫王字

三年脫誤

舊紀三年五月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潞州長史張仁亶爲朔州道大總管潞州當作洛州又黙啜殺我行人臧思言言新同校本作元又中書侍郎東海郡公于惟謙國子祭酒罷知政事國子上脫爲字

太子誅武三思不克

新紀景龍元年七月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吳縝糾謬謂三思已爲太子所誅太子衆自潰被害何云不克吳所糾甚當舊書第七卷於此事書法雖似太孫郡得其實凡作史能紀實是亦

可矣新書一意從簡必欲黜舊故多失吳氏但就一書中考核少引他書并舊書亦不之及此其短耳

景龍三年誤

舊紀景龍三年七月冊號衛大將軍兼衛尉卿金河王突騎施守忠爲歸化可汗施原本同校本作范又十二月庚子幸兵部尚書韋嗣立莊甲辰賜新豐百姓給復一年行從官賜勳一轉是月幸驪山是月當作是日

內宴甲子

舊紀景龍四年三月壬戌賜宰臣以下內宴甲子夏

四月丁亥上游櫻桃園云云沈氏考證云甲子下闕文書日不書事也案校本作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傳寫之誤非闕文

賜號王邕

舊紀五月秘書監賜號王邕改封汴王賜當作嗣

中宗年

六月壬午帝遇毒崩於神龍殿年五十新紀作五十五是也通鑑及綱目皆無年而胡三省通鑑注從新書據舊紀中宗以顯慶元年十一月乙丑生於長安至是恰五十五年新紀不書中宗生年

中宗紀論脫文

舊中宗紀云比漢晉之惠盈韋爲優此乃排對之文優下當脫二句原本亦脫

睿宗紀首脫誤

舊睿宗紀首長安中并司徒右羽林衛大將軍并當作拜親皇三等已上加兩階親皇當作皇親殿中兼知內外閑廐檢校龍武右軍仍押左右廂萬騎平王諱兼當作監以音似而誤睿宗名旦元宗名隆基或稱諱或稱本名諱是原本本名是校者所改改未淨下文治字或稱治或稱理仿此中書令鄭國公蕭至

忠爲許州刺史兵部尚書逍遥公韋嗣立爲宋州刺史中書侍郎趙彥昭爲絳州刺史蕭韋趙特置位特置校本作却署新除太常少卿薛稷爲黄門侍郎稷校本作璟巴陵王進範封岐王彭城王隆業封薛王校本進範乙隆字去業下添進字丁卯蘇瓌爲尚書左僕射仍舊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唐休璟致仕案宋國公之上脫特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因同中書以下率上而誤脫以上諸脫誤原本並同

景雲元年

新書睿宗紀首於叙完元宗平韋氏之難相王即皇

帝位以下至七月己巳但書大赦改元不言改元景雲者以前文叙韋氏之亂即書景雲元年故也新書之例凡年號皆以後改爲正如是年之大亂一年中三帝一太后稱制凡三年號正月至五月仍景龍四年六月韋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已則稱制改唐隆元年七月少帝廢睿宗立又改景雲元年若於六月事據實書唐隆不可也固不如徑書景雲以歸畫一新書此例甚當但恐觀者眩目宜於己巳大赦改元下添爲景雲元年五字稍變通其文法以便閱又景雲元年不提行亦非

西域昌隆

舊紀景雲二年五月辛丑改西域公主爲金仙公主昌隆公主爲玉眞公主西域當作西城昌隆當作隆昌

景雲三年脫文

舊紀景雲三年正月辛巳南郊南上脫親祀二字二月丁酉少府監將監增置少監一員將下疑脫作字丁亥皇太子釋奠於國學追贈顏回爲太子太師曾參爲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釋奠以四科弟子曾參從祀弟子下脫及字以上脫文原本並同

延和元年誤

五月改元延和八月傳位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五日一度受朝於太極殿五品以上除授及大刑獄並自決之皇帝每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已下除授及重罪並令決之重罪當作徙罪元宗紀作徒罪因徙而誤九月封皇帝子嗣昇爲陝王昇校本作申

太平公主謀逆事

延和二年七月太平公主與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中書令蕭至忠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等謀逆事覺皇帝率兵誅之窮其黨與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右羽林將軍李慈李欽中書舍人李猷中

書令崔湜尚書左丞盧藏用太史令傅孝忠僧惠範等皆誅之攷此所書誅殺者其中有崔湜盧藏用而元宗紀七月三日太平等期以四日爲亂上率兵誅之明日下制大赦其下又書丁卯崔湜盧藏用除名流嶺表是二人未誅僅流徙也新書崔湜傳湜本徙嶺外追及荆州賜死則固非始發時即見殺至盧藏用傳則稱其附太平公主謀逆主誅後元宗欲捕斬之因其未執政意解流新州又流驩州改昭州司戸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於始興然則此紀非也薛稷李欽傅孝忠僧惠範元宗紀皆無之而有李

晉則又此紀所無亦爲互異

睿宗論誤字

舊睿宗論孝和之世波注於三王之門三王當作三主謂太平公主長寧公主安樂公主也又投杼於乘輿之間抵掌於太平之日日當作席又彼既彎弓而射我我則號泣以行刑上句衍一我字下句衍刑字又俾無僭逼下絕覬覦俾下脫上字原本誤並同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四

元宗紀首誤

舊元宗紀首諱韋氏乃比謁睿宗比當作馳又元宗名皆作基校本皆作某校者從宋板也作基乃明人所改其實二名單稱下一字在唐雖已間一有之詳見予說碑然畢竟草野不曉事人所為此風大約至前明方多唐時朝廷宮掖未必有此改者亦未諳古今故耳又諱太平公主之下睿宗下詔云云詔睿宗紀作

誥是又誥文已見彼紀複載太孫又周孝明高皇帝依舊追贈太原王云云此武士彠也高字衍觀武氏紀自明凡書日甲子有諸本互異及與新書不同者今略之

直諫言

開元二年正月制求直諫言宏益政理者諫下脫昌字

今春始

天樞至今春始始下脫毀字

自便有房

九月制曰墓爲貞宅自便有房當作自有便房又冥器等物皆競驕侈宜爲節制冥器仍定色數冥皆當作明

褚无量

三年十月以光祿卿馬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褚无量並充侍讀左散騎常侍下脫與右散騎常侍六字

遮天門

五年七月詔明堂罷辟雍號改爲乾元殿每臨御依正殿禮下脫遮天門改爲乾元門八字

徽州刺史

六年十二月以太子少保兼檄州刺史薛王業爲虢州刺史檄校本作衛是原本誤同

讐校書郎

七年十二月置宏文崇文兩館讐校書郎官員讐校下脫置校二字原本亦脫

皇太子敏

八年二月皇太子敏嫈太字衍

突厥欲谷

九月突厥欲谷寇甘源等州原本同校本作突暾欲寇云云新紀但云突厥寇甘源

幸溫湯

九年正月丙寅幸新豐之溫湯下脫已亥至自溫湯六字原本亦脫

科甲

四月親策試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二策近無科甲科甲二字當乙

光常

十年京兆人權梁山自號光常常當作帝原本誤同

北都巡狩

十一年正月巳巳北北都巡狩四字誤倒不待言而北

都乃武后改名中宗卽位之初已依舊爲幷州大都督府矣不應至開元十一年又襲此名新書作如幷州當從之又庚辰幸幷州潞州別改其舊宅爲飛龍宮上言北都雖誤尙差可此又言幷州不知與上北都犯複則誤之誤矣新紀但言庚辰次潞州不言幷州亦當以新爲正至別改云云本作其別駕舊宅爲飛龍宮所謂別駕舊宅者以元宗於景龍二年兼潞州別駕故也前明二百七十年中絕少有學識者而又往往師心自用如別改其舊宅云云非不知而妄改者邪

後於開元二十年十月仍書至北都又天寶元年改北都爲北京新紀並同又新紀肅宗紀寶應元年建卯月以太原府爲北都再考

王晙授刺史

十二月王晙授蘄州刺史新紀云貶王晙爲蘄州刺史新是舊非也

封郡王事

十二年嗣江王禕降爲信安郡王嗣蜀王褕爲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嗣曹王臻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郡王武陽郡王堪爲澧國公禕等並

自神龍之後相繼爲王以璀利澤王之封盡令歸宗改封焉相繼校本作外繼是按新紀書此事云詔傍繼國王禮當廢而廟近者封郡王書法可云簡極矣但實事全不顯奈何況此中有降爲公者而可以郡王槩之乎又王守一貶爲澤州別駕別駕校本作刺史五溪首領覃行璋反新紀作行章

流流已下

十三年正月降死罪從流流已下罪悉原之新作流以下原之舊衍流字或如十九年八月從流徒已下悉原之

褒州

二月改梁州為褒州褒當作襃原本誤同

焦仁亶

三月程行諶請禁錮酷吏子孫所列二十三人中焦仁亶校本作侯仁亶

大宗賀朝

十一月丙戌至兗州大宗頓大當作岱壬辰御帳殿受賀朝賀朝當乙原本誤並同

磧西

十四年九月檢校黃門侍郎兼磧西副大都護杜暹

云云磧西校本作安西

永王澤延王涧

十五年五月永王澤爲荆州大都督壽王清爲益州大都督劒南節度大使延王涧爲安西大都護磧西節度大使原本同校本延王涧一條在永王澤之上

何遊反魯

十六年正月廣州首領馮仁智何遊反魯叛反魯校本乙愚謂當更衍反字原本誤衍並同

城曲子城

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於城曲子城新無上

城字是

門城

七月檢校兵部尚書蕭嵩鄯州都督張志亮攻拔吐蕃門城新作吐蕃大莫門城是

請父母

十七年十一月五品已上請父母亾者依級賜官請當作親

突可汗

十八年五月契丹衙官突可汗殺其主李召固云云既云衙官殺其主何得稱可汗當作可突干後文二

十二年十二月有可突干是也

至夏來

二十年二月勑文武選人承前例三月三十日爲例然開選門北團甲進官至夏來自今已後選門並正月內開團甲至夏來之上校本有已字

上陽東州

四月讌百寮於上陽東州今俗於九州之州外別造洲字爲洲渚之洲然說文水部新附無此字則開元時似無此字故此此仍存古州字

皇子漩

二十一年九月封皇子爲王凡八人內漩爲涼王新紀同而校本作湜攷新書元宗諸子傳初名皆從水傍其後乃改從玉傍然其中並無名漩與湜者再考

伊西北庭

二十二年四月伊西北庭且依舊爲節度節度上脫一字

五品已下賜勳

二十六年七月內外文武官及五品已下爲父後者各賜勳一轉已下新作已上當從之

李尚隱

二十八年六月太子賓客李尙隱卒原本誤作商隱校本作朝隱近本未知何據

石灰巢涯魏橋

九月魏州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自石灰巢引流至州城而西却涯魏橋巢校本作窠涯當作注

文中子

二十九年正月制兩京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幷崇元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新紀書元元皇帝廟事於正月而於五月則書求明道德經及莊列文子者時月之差互新書

二書極多不可勝摘今皆略之惟文子嘗從新書舊云文中者誤也彼時崇尚元虛表章老莊之事幾於史不絕書然老氏之旨主於淸淨無爲恬素寡欲元宗是時方册壽王妃楊氏爲貴妃窮侈極奢之時乃力崇元學何哉謚曰元宗固以其好道帝之好道在聲音笑貌之間而已矣

興聖皇帝

天寶二年尊聖祖元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咎繇爲德明皇帝按此下新紀有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此脫先天

太后一條新紀删去雖簡淨但非事實矣如此荒唐可笑事書之簡冊以爲鑑戒何不可者乃必從而省之乎世間猥冗簡札勞讀翰墨者何可勝數今於正史紀載實事乖之萬世反惜此費吾所未喻

銓官吏

五載正月勅大小縣令並准銓官吏三選聽集吏當作例

立杖食

六載正月每日立杖食及設杖於庭云云杖皆當作仗

廣文館徒生徒

九載七月國子監置廣文館徒生徒爲進士業者徒校本作領原本誤同

李林甫罷

新紀十一載十一月乙卯李林甫罷舊紀作李林甫薨於行在所舊是新非也

羽林大將軍

舊紀十四載十一月以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校本羽林上有左字

次河池普安

十五載六月丙午河池郡丙午下脫次字又七月甲子次普安郡普校本作晉原本脫誤並同

米價

舊紀開元十三年二十八年俱有米價新紀皆無之兩書食貨志亦皆無之不如留之以見當時事勢新紀刪削為非是

舊代宗紀廣德二年九月永泰元年三月七月大歷四年八月五年七月皆有米價或云斗千錢或云斗八百錢或云斛萬錢不等

新舊書戶口數

開元十四年二十年天寶元年十三載皆有戸口數皆逐次遞增當時承平日久戸口屢增理之所有而元宗鮮終奢淫驕泰奸人在位或虛加其數而無實亦未可知此皆見舊紀而新紀皆無之凡史家志地理者例有戸口數漢書言元始是據一朝中極盛之數言之此史法也今新舊地理志所言戸口之數皆據開元二十八年爲準以二書參對雖有幾字不同然大畧則同攷舊紀天寶十三載之數戸與口皆增於開元二十八年頗多乃兩書地理志皆不據極盛者爲準而取開元二十八年之數非也戸口之數本

應入地志紀中不必復見新紀不書爲是但志中所書仍不能攷其極盛者謂之亦疎又舊書食貨志不言戶口而新書食貨志則云乾元末戶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四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滅天寶戶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今攷舊紀天寶元年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今以戶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四討之應滅天寶元年之戶七百四十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九天寶元年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今以口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

計之應減天寶元年之口三千二百八十一萬四百十四又舊紀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今以戶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四計之應減天寶十三載之戶七百六十八萬九千一百三十天寶十三載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今以口一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計之應減天寶十三載之口三千五百八十九萬一千二十然則新書食貨志所核筭天寶戶口之數旣非元年又非十三載不知其所據者爲何年之籍矣蓋作舊書者所見之籍非作新書者之所見傳聞異詞恐不如舊

書爲得其實也

就新書食貨志所言天寶戸口數當有七百九十一萬二千七百八戸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一百九口而地理志言開元二十八年戸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天寶之戸反減少於開元二十八年而口則反增多亦不可解必有誤

舊代宗紀廣德二年戸部計帳管戸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二萬三百八十六此數乃與新食貨志所載乾元末相近僅有幾字

不同皆可疑

舊穆宗紀長慶元年戸二百三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口一千五百七十六萬二千四百三十二戸較新食貨志所載乾元之數所增頗多而口則反減少百數十萬亦屬難信

太眞祿山書法

新紀於貴妃楊氏去其姓稱太眞殊屬無義舊紀云冊太眞妃楊氏爲貴妃太眞乃其號今曰太眞妃似妃號有此稱者亦非開元二十八年當如新紀書以壽王妃楊氏爲道士號太眞四載當如舊紀而小變

其文云冊楊氏太眞爲貴妃又新紀安祿山忽稱姓忽不稱姓皆非史法